

文化界

# 名人自述

张继华主编



文化界

名人自述

● 张继华主编

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

**文化界名人自述**

张继华 主编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化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625印张 436千字

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7-5014-1061-5/K·26 定价：12.50元

印数：0001—6000册

## 编委会名单

主 编 张继华

副主编 穆 林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京华 凯风 晓白 铁鹰  
寅生 靖国 张宁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····· | 鲁 迅( 1 )  |
| 少年时代(节选)·····  | 郭沫若( 6 )  |
| 我的婚姻·····      | 茅 盾( 42 ) |
| 解剖自己·····      | 巴 金( 52 ) |
| 自传·····        | 老 舍( 56 ) |
| 我与外国文学·····    | 夏 衍( 63 ) |
| 我学国文的经验·····   | 周作人( 67 ) |
| 清华八年·····      | 梁实秋( 72 ) |
| 自传(节选)·····    | 林语堂(101)  |
| 我的生活(节选)·····  | 沈从文(110)  |
| 童年杂忆·····      | 冰 心(159) 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八十自述(节选)·····    | 萧 乾(168) |
| 韬奋自述·····        | 邹韬奋(180) |
| 我的中学生生活的片断       |          |
| ——给孙女的信·····     | 丁 玲(182) |
| 我是怎样成为诗人的·····   | 臧克家(193) |
|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····· | 梁漱溟(207) |
| 自传·····          | 柳亚子(221) |
| 我与杂文·····        | 唐 弢(226) |
| 我的文学生涯(节选)·····  | 萧 军(241) |
| 我的失败·····        | 徐懋庸(260) |
| 我的读书经验·····      | 曹聚仁(265)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我的文学活动·····      | 李霁野(269)  |
| 零零碎碎的记忆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····· | 楼适夷(278)  |
| 我的幼年生活·····      | 张天翼(297)  |
| 我最初的写作经历·····    | 张恨水(304)  |
| 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我的回忆·····      | 李  准(322) |
| 打破牢笼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回忆我的童年·····    | 杨  沫(337) |
| 我的第一篇小说·····     | 王  蒙(346) |
| 我的轶闻趣事·····      | 刘绍棠(351)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十年琐忆·····          | 刘心武(358) |
| 童年十忆·····          | 秦 牧(374) |
| 窄的门和宽广的路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 ——我的文学生活回顾·····    | 冯 牧(388) |
| 故土——我创作的源泉·····    | 冯德英(397) |
| 永不隐瞒自己曾是怎样的笨拙····· | 孟伟哉(404) |
| 成功的秘诀是持之以恒         |          |
| 的刻苦努力·····         | 浩 然(409) |
| 自 述(节选)·····       | 田 间(419) |
| 我有七个第一次·····       | 黎汝清(451) |
| 我的创作道路·····        | 草 明(472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我和《茫茫的草原》·····    | 玛拉沁夫(482) |
| 我怕宣传让我自己说·····    | 张笑天(487)  |
| 我的留美经历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写给祖国的青年朋友们····· | 於梨华(497)  |
| 一个爬行者的回顾·····     | 李存葆(509)  |
| 我走过的路·····        | 林  非(522) |
| 我本山中草·····        | 王润滋(527)  |
| 柔韧，决不柔弱·····      | 张抗抗(537)  |
| 我感谢冀中平原的青纱帐·····  | 铁  凝(540) |
| 我的生活奏鸣曲·····      | 叶文玲(544)  |
| 我的初恋·····         | 金  凤(550) |

##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鲁 迅

鲁迅(1881—1936)，姓周，字豫才，原名樟寿，后改名树人。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。七岁入私塾，十三四岁时家道中落，十七岁时考入南京水师学堂，后转入江南陆师学堂的矿路学堂。1902年官费赴日留学，先学医，后改学文，致力于民主科学的启蒙宣传。1909年回国在绍兴府教书。1912年到南京教育部任佥事，同年随教育部迁京，前后任职达15年。《新青年》改组后参加了编委会。1918年发表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。他以突出的战绩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文学革命的主将。1920年起，曾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女师大等校兼课，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、抨击反动政府的暴行。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教。1927年1月抵广州，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，同年9月抵上海，从此开始他生活历程中最光辉的10年。这期间，他以杂文为武器进行反文化“围剿”斗争，主持成立并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，参加了以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为宗旨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，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。

主要著作有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、《故事新编》三本小说，杂文集先后出版了《坟》、《热风》、《华盖集》、《且介亭杂文》等十七种；还有散文诗《野草》；学术著作《汉文学史纲要》、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及大量的翻译作品等。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百草园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啪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臃肿的根。有人说，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，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，牵连不断地拔起来，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，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。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。

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。

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：先前，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，晚间，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。答应着，四面看时，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，向他一笑，隐去了。他很高兴；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。说他脸上有些妖气，一定遇见“美女蛇”了；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唤人名，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他自

然吓得要死，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，给他一个小盒子，说只要放在枕边，便可高枕而卧。他虽然照样办，却总是睡不着，——当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，果然来了，沙沙沙！门外象是风雨声，他正抖作一团时，却听得豁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，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飞回来，敛在盒子里。后来呢？后来，老和尚说，这是飞蜈蚣，它能吸蛇的脑髓，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。

结束的教训是：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，你万不可答应他。

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，夏夜乘凉，往往有些担心，不敢去看墙上，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。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，也常常这样想。但直到现在，总还没有得到，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

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；雪一下，可就两样了。拍雪人（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）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，这是荒园，人迹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鸟。薄薄的雪，是不行的；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，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。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秕谷，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颊的“张飞鸟”，性子很躁，养不过夜的。

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明明见它们进去了，拉了绳，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，费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过三四只。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，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，他只静静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，而且还是

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。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，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，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，……都无从知道。总而言之：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，我的蟋蟀们！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

出门向东，不上半里，走过一道石桥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，第三间是书房。中间挂着一块匾道：三味书屋；匾下面是一幅画，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没有孔子牌位，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
第二次行礼时，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。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，须发都花白了，还戴着大眼镜。我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我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方正，质朴，博学的人。

不知从哪里听来的，东方朔也很渊博，他认识一种虫，名曰“怪哉”，冤气所化，用酒一浇，就消释了。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，但阿长是不知道的，因为她毕竟不渊博。现在得到机会了，可以问先生。

“先生，‘怪哉’这虫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……”我上了生书，将要退下来的时候，赶忙问。

“不知道！”他似乎很不高兴，脸上还有怒色了。

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，只要读书，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，决不至于不知道，所谓不知道者，乃是不愿意说。年纪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见过好几回了。

我就只读书，正午习字，晚上对课。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，后来却好起来了，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，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，从三言到五言，终于到七言。

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，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，太

久，可就不行了，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：

“人都到哪里去了！？”

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；一同回去，也不行的。他有一条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罚跪的规则，但也不常用，普通总不过瞪几眼，大声道：

“读书！”

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，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，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的，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，有念“厥土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”的……。先生自己也念书。后来，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，静下去了，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：

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座皆惊呢~~~~；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喏~~~~……。”

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，因为读到这里，他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，拗过去。

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，于我们是很相宜的。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。我是画画儿，用一种叫作“荆川纸”的，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，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。读的书多起来，画的画也多起来；书没有读成，画的成绩却不少了，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，都有一大本。后来，因为要钱用，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。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；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，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。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。

## 少年时代（节选）

郭沫若

郭沫若(1892——1978)。原名开贞,号鼎堂,四川乐山人。1913年东渡日本学医,1923年毕业。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。1921年8月,第一部诗集《女神》出版。1921年,他与郁达夫、成仿吾等发起成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。1924年,通过翻译河上肇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,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化。大革命的高潮中,从军参加北伐,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。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在随“八一”南昌起义部队向南进发途中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8年在党的安排下,流亡日本。在旅居日本的10年间,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文字学进行了研究。并创作自叙传作品多部。“七七”事变后回国,先后领导国民政府军委第三厅、文化工作委员会,团结广大进步文化人士,从事抗日救亡运动。“皖南事变”后,他写了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等六部历史剧,以古讽今,配合现实斗争。抗战胜利后,相继在上海、香港领导了文化界争取民主的斗争。新中国成立后,郭沫若担任国家行政、科学、文化方面的多种领导工作,同时仍坚持文学创作,出版了历

史剧《蔡文姬》、《武则天》及多部诗集等作品。1957年起陆续出版了《郭沫若文集》，计17卷。新编的《郭沫若全集》分文学、历史、考古三编。

我自己是四岁半发的蒙。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。我为什么那样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？

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，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。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《翩翩少年郎》的诗句：

翩翩少年郎，骑马上学堂。

先生嫌我小，肚内有文章。

这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。儿童的欲望并不甚奢，他要“骑马上学堂”，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马，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。骑起竹马，抱着书本上学，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哟！要想实现这种情景，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。

其次是我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。

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。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。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，很象弹词，但又不十分象弹词。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都来，加以整理和修饰，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吧。

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，台上点着香烛，供着一道“圣谕”的牌位。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，有时是两人合演的时候，便左右各放一张。

讲“圣谕”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，朝衣朝冠的向着“圣谕”牌磕四个响头，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“圣谕”，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。说法是照本宣科，十分单纯的；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，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。有的参加

些金钟和鱼筒、筒板之类，以助腔调。

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，他们立在“圣谕”台前要听过三两个钟头。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得出来。乡下人的眼泪本来是很容易出来的，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声音拖得长，多加得几个悲哀的停顿。

在我未发蒙以前，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“圣谕”先生的善书了。

我在未发蒙以前，记性也好像不很坏。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（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）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，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。读的当然不外是些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。那种就象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，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。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，真是就象蚊虫一样。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，听着他读得几遍，我倒可以成诵了。

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。

就是因为这些原故，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，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，便允许了我的。

那是1897年的春天，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，是用一对烛、三柱香，在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”前磕了几个响头的。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子。——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“穿牛鼻”，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。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戕没儿童性灵，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吧。

发蒙读的是《三字经》，什么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”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，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，你教他怎么能够懂？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？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，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。但已经是穿了鼻子，你便怎样反抗也没有办法了，这回是我父亲用强制手段把我抱进学堂里去